

《刊叢究研學文國中》



究研之係關團集學文白元與會社代唐

著浩銘馬

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

馬銘浩 著

唐代社會與元白文學集團關係
之研究

臺灣學
生書局
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唐代社會與元白文學集團關係之研究 / 馬銘浩著 --

初版 --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 80

6,190 面；21 公分 -- (中國文學研究叢刊；35)

參考書目：面 183-190

ISBN 957-15-0231-6 (精裝) -- ISBN 957-15-0232-4 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 - 歷史 - 唐 (618-907)

820.904

80001465

唐代社會與元白文學集團關係之研究

(全一冊)

著者：馬銘浩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生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〇〇二四六八號

電話：三三六三六三

FAX：三三六三三三

登記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明印廠

地址：永和成功路一段四十五號

電話：九二八七
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樓及七字樓

電話：七九五九

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初版
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一九〇元
平裝新臺幣一四〇元

82021 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231-6 (精裝)

ISBN 957-15-0232-4 (平裝)

唐代社會與元白文學集團關係之研究

目次

第一章 題旨之闡發	一
第一節 元白文學集團的認定	一
第二節 以中唐爲研究對象的理由	六
第三節 研究的進路與方法	八
第二章 中唐文學集團形成的原因	一三
第一節 唐代文學社會的背景	一三
1 科舉行爲	一三
2 經濟環境	一六
3 信仰習慣	一八
4 社會生活	一九

第二節 唐代文人地位的變動	二〇
第三節 唐代集團意識的擴張	二三
1 科舉制度	二三
2 政治主張	二六
3 文學地位	二八
第三章 元白文學集團的組成	三三
第一節 文學意識	三六
1 諷諭文學	三六
2 閒適文學	四四
第二節 政治關係	四九
1 元稹與其相關人物	五〇
2 白居易與其相關人物	五二
第三節 其他	五六
1 文人交遊	五六
2 血緣關係	五九

第四章 元白文學集團的文學表現	六七
第一節 諷諭詩	六七
1 對諷諭詩的界定	六七
2 諷諭詩的音樂性	七一
3 諷諭詩的創作手法	七五
第二節 考試文學	七九
1 制策	八〇
2 律賦	八二
第三節 唐傳奇	八八
1 內容的突破	八九
2 傳奇體	九八
第四節 民歌	一〇三
1 創作的意識	一〇三
2 民歌的音樂性	一〇八
3 民歌與詞	一四

第五章 元白文學集團在中唐的社會作用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第一節 元和詩風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第二節 促成唐傳奇的興起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
第三節 延續社會詩的傳統……………一四六

第四節 文學運動的推行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
第六章 結語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第一節 元白文學集團的成型與作用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第二節 對幾個文學史問題的重估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
1 詩體觀念的形成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
2 循環進化史觀的謬誤……………一七四

第三節 後續研究的展望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參考書目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第一章 題旨之闡發

第一節 元白文學集團的認定

建立社會的架構在於制度與組織。制度是從團體生活中所產生的社會模式，而組織則是團體所建立經營而成的，是以要了解制度與組織，甚至於文化的變遷，應先對社會團體有所了解。事實上，我們生存須依賴於群體的調適、文化的創造及社會組織的模式，而這些社會模式的最基本單位就是團體。因此，對不同性質的團體作分別的研究，是關心文化變遷與發展的重要課題。至於何謂團體？常因為學者所注意關心的重點不同，而有繁簡不一的定義和說法。美國社會學者優班克（Prof. Earl Eubank）認為：「團體是由二個或二個以上，有心理互動關係的人結合，這些份子間有著顯著與他人不同之相互關係。」司馬爾（Small）則解釋：「團體是或多或少的一群人，他們之間必有一種彼此都能想到的關係存在，此種關係所給人的印象，是足夠引起他人注意的。」基本上，我們可以說群體是由二個以上有互動關係的個人所構成的。而馬文蕭（Marvin E. Shaw）卻較嚴格地認為一個團體必須具備

有：成員的了解與認識、動機和需求的滿意、團體組織、團體目標、成員互賴及互動的六大特性。正因為對團體（或集團）有各種或寬鬆、或嚴格的定義。但也卻都無法對性質不同的集團作周延的規範，是以我們擬採取一個比較寬鬆且具有包容力的說法：大致而言，團體是由人所聚集而成的，成員之間會產生競爭，也會有學習和啓發等互動關係。此一團體的活動會有意識，或無意識的朝向一個或多個共同目標。而「共同興趣乃是團體的基礎」^①，雖然成員之間有利害關係及共同意識，但游離性也不小，幾乎沒有一個具有絕對嚴密，不可分離的社會團體。若團體運作得當，可修正制度或團體的外在體系；經由壓力、資訊傳播、或團體組織力及影響力，使社會制度變遷，產生新的文化價值與認同。

文學團體則是社會團體中的一種，也具有一般團體的共同特徵。成員組成的誘因不一定具有文學性，但其共同的目標及意識必須是與文學相關聯的；其間的利害關係也不必絕對是文學上的，但彼此間的學習、啓發必然是有關文學的。換句話說，文學團體是二個或二個以上的人，以文學作為他們共同的興趣與象徵性目標的文化團體。

元白文學集團則是依自然結合而成的非正式性團體（Informal group），並無成文法令以確定其團體的關係，及固定形式的組織^②，在集團內成員的互動也沒有規範化，據社會學者認為：

在非正式團體中人們被關聯在一起的基礎，是一種未正式說明而有很好瞭解的規範與

角色期望。這些瞭解可能是來自長時間的經常互動。③

依此而言，元白文學集團的演化可以分成三階段，第一個階段係以元稹、白居易、李紳的新樂府運動為主，這一階段裏元、白、李三人同屬於文人階層，雖然元稹以明經科出身，不同於白、李的進士科，可是元、白屬於同門關係，而李紳和元稹相識時仍屬後生晚輩，元稹卻已小有詩名，因此，三人的交往同屬於京師文人生態中的一環。既為文人之交往，則其主要的互動關鍵，就在於詩、文等文學創作的切磋，白居易寫信給元稹時說：

與足下小通，則以詩相戒。小窮，則以詩相勉。索居，則以詩相慰。同處，則以詩相娛。④

文學，則幾乎已經成為他們溝通、互動的主要媒介。只是在進入政治圈之時，他們也都同時具有文人和參政者的雙重角色，李紳因為銳意於政場之上，在文學表現上比較不關切；而元、白則相互期待著以「文政合一」的方式，來達成並融合此一雙重角色的理想。可是我們發現，他們此一期待是落空了，白居易自謂「始得名於文章，終得罪於文章」⑤，元稹在政場上的起伏也不太依靠其文名。二人的文學表現漸漸的不以新樂府詩為主，甚至於改變創作方向，於是元白文學集團就邁入第二階段的發展，在這一階段中元稹和白居易的酬唱益加密

切，在持續的互動之下，其文學表現更加鞏固了他們的文學地位，形成所謂「元和詩風」，只是這樣的發展在元稹的去逝，劉禹錫的積極參與之下，代之以劉、白唱和為主的第三階段，在這一階段裏，劉、白都已趨晚年，各自佔有文壇地位之一隅，雖仍以文學作品為互動之媒介，卻是文學期待高過於其他。而就在劉、白的相繼謝世，元白文學集團也就跟著瓦解了。

可知此一非正式性文學集團，主要是架構在幾個重要文人的身上，直接的以文學作品作為競爭、學習、啓發、切磋的主要對象和內容，其非正式的組織形態，就是透過文學傳播的方式，來達成同類意識的擴散，在其中，白居易似乎又扮演了極為重要的領袖角色，集團意向的轉變，及生命的延續，都和他密切相關，甚至還可以認為：是白居易在主導著元白文學集團。

至於元白文學集團的其餘成員，既沒有大量的諷諭樂府，又沒有明顯的民歌改創，如何歸屬於此一團體之中呢？關於這一個問題，社會學家莫頓（Merton）對團體一詞的定義，或許可以給我們作一些參考，他認為：

一個團體是由一群自認為同屬這個團體的人們所組成，他們彼此期望其餘成員們應有某些行為，而對外人則無此期望，這群人就被其他人定義為一個團體。⑥

此一定義似乎在強調人們對團體成員身份的自覺，也就是集團成員的同類意識。據此而言，

在文人交遊的基礎之上，以文學作爲相互期待的行爲，或歸屬同一文學意識的人，也可以被認爲是集團的一員。〈長恨歌傳〉結束前說明了王質夫勸白居易、陳鴻分別以楊貴妃事寫成詩和傳，可以說明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，而〈李娃傳〉之結尾部份，同樣也提到了：

貞元中，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國之事。公佐拊掌竦聽，命予爲傳，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

這也都是集團成員之間，對其相互行爲期望的表現。至於如元稹任職浙東時，與所辟文士相爲酬唱^⑦；白居易與元宗簡等人的時相酬和，也都是在逐漸的歸屬於元白文學集團之中。

由其演變和成員的性質，我們可以認爲他們是一個開放性的文學集團，成員可以比較自由的進出，卻不影響此一集團的存在，它所依存的只是諸如元稹、白居易、劉禹錫等具有領袖意義的成員，事實上，除了幾個重要性的成員之外，其他人員大概也都只是居於附和的地位。換句話說，此一集團份子間交互關係以產生具有代表性的同類意識，主要是依幾個重要人物的互動意識及反省，而其餘成員大多只是由此以歸屬於集團，或是依此同類意識向社會其他群體擴展。如此則集團成員逐漸具有比較相近的價值觀和規範。這樣的結合使得集團的生命也隨著重要成員產生變化，是以元白文學集團存在的時間，亦隨元、白、劉諸人之逝世而結束。

除此之外，有關該集團成員結交尺度（Sociometry）的問題，我們發現文人階層間的交遊是他們的結交基礎，也就是說他們是屬於自願群體的結合，他們互相間既能滿足對方的文學需求，又因各種環境因素而有接觸的機會，遂進而成爲物以類聚的一群文人^①，完全沒有任何強迫性的參與。在文人交遊的基礎之上，再進而產生文學上的競爭與糅合，才能組成以文學爲目標的集團，是以我們看到元稹、李紳雖然在政治上同屬李黨之中堅，但並不因此而使得在該文學集團劃上等號；同樣的，儘管白居易之弟白敏中爲牛黨的重要人物，仍不妨礙白居易成爲該集團之領袖型人物。而這同時也說明了中唐政治和文學的雙重價值觀。卻也因爲他們的結交在文人交遊、文學共識之後，就缺乏強而有力的約束，而依自然行爲所組成的團體也缺乏共同發展的策略，使得未能明確的達成該集團的目標，事實上，除了新樂府運動之外，我們也看不到該集團有任何明確想推動的理想。

從上面的論述，我們認爲：若依嚴格的正式性社團爲標準來衡量，元白文學集團就顯得不具成爲集團的條件，但它既然是屬於非正式性的開放型文學團體，則要稱以元稹、白居易、劉禹錫等人爲主軸，輔以相同文學關係文人所組成的群體爲集團，似乎也並不爲過。

第二節 以中唐爲研究對象的理由

陳寅恪先生嘗謂唐史可以分爲前後二期，而其分野則在唐朝中葉，「前期結東南北朝相

承之舊局面，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，關於政治、社會、經濟者如此，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。」^①日本漢學界也有「唐宋變革論」。要之，中唐以前上結漢魏南北朝之局；中唐以後下開宋元明清之疆。

有唐一代，自發生安、史之亂以後，社會秩序大亂。政治上：統一和集權都被打破，引起政治上的紛亂與宦官專權^②。經濟上：政府因得不到貢獻而加重科斂，引發民怨。文化上：更是打破了唯我獨尊的價值觀，反省以創造新的文化觀。更重要的是唐代知識階層的興起。安、史亂後，這些知識份子面對逐漸崩潰的既有體系，乃分別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以求匡復，如韓愈的儒學復興、白居易的文學改造運動等，直如諸子百家爭鳴一般，而不同的主張與理論之間，產生了錯綜複雜的涵化作用；也就是當時的文化主張，與理論建設，大多是在逐漸的修改、凝聚之後完成。處在古典與創新的思索階段，也少有嚴密的理論產生。而理論的相互影響和不夠完備，也在文人結合不斷地討論之後，開創了新的文化領域。而這些知識份子的興起，配合著唐代特殊的文學社會的文化背景，遂在中唐之世，有各種不同的文學理論與創作紛紛提出，也就是白居易所提出的「詩到元和體新變」^③。

所謂中唐，大約指的是自大曆至太和之間的時間而言^④。而中唐之文學又以貞元、元和之間最具有代表性，諸如韓愈、孟郊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劉禹錫等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，都是活躍於元和文壇的文學改革者。而清·葉燮也謂：

吾嘗上下百年，至唐貞元、元和之間，竊以為古今文運詩運至此時為一大關鍵也。是何也？三代以來文運如百谷之川流，異趣爭鳴，莫可紀極。迨貞元、元和之間，有韓愈出，一人獨立而起八代之衰。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用，分條共貫，無不以為前後之關鍵也。三代以來，詩運如登高之日上，莫司復踰，迨貞元、元和之間，有韓愈、柳宗元、劉長卿、錢起、白居易、元稹輩出，群才競起，而復八代之盛。自是而詩之詞之格之聲之情，鑿險出奇，無不以為前後之關鍵也。……後之稱詩者胸無成識，不能有所發明，遂因其時以差別，號之曰中唐，又曰晚唐。不知此「中」也者，乃古今百代之中，而非唐之所獨得而稱「中」者也。⑩

文由駢入散，詩由唐入宋的關鍵是在於「元和」，則元和文人的研究，當是一大重要課題。在元和文人之中，元稹、白居易之團體又是主導元和詩風轉變的重要文學團體之一，這些文人的活動，也在分合之間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逐漸形成了文學史上文人團體的雛型。因此，此一主題的研究，也就是研究唐代文化變遷，及唐宋以下文化現象的一個起點。

第三節 研究的進路與方法

在人類學的領域中，對於不同文化接觸之後，文化間的互採和調適，以發生改變的現象

稱之爲「涵化」(acculturation)。當然文化變遷的原動力在於接觸，但文化與文化接觸的前後，也必須要有內部系統的自我反省，涵化方能積極的運作，而元和文人無不充份展現了對當時的反省意識，其相互間的「涵化」，無疑更是促進新文化創造的主要動力。是以本文擬以元白文學團體中，成員間互動行爲的社會關係爲基礎，分析其角色的行爲及文學現象，甚至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和影響。也因此，本文不擬採取傳統文學研究中「背景介紹、創作淵源、作品概述、後代影響」之全面性架構，而只針對元白文學團體的特出文學現象作討論。在方法上，不管是西方人類學或社會學對團體的理論，似乎都無法涵蓋唐代特殊的文學社會背景，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中，也比較缺乏這方面的理論建設，所以，本文試著在歷史與文學的文獻上，進行角色分析(Role analysis)，及成果的評量，儘量呈現出此一文學團體的文學特色與文化作用。

在前輩學者中史學如陳寅恪先生、毛漢光先生諸人，對唐代知識份子的社會樣態多有論述；羅龍治先生特揭唐代文學社會的特質，龔鵬程師並有精闢見解。而羅聯添先生、卞孝萱先生、日人花房英樹諸先生也都注意到中唐文學集團的現象，呂正惠先生並有《元和文人研究》之作。本文即著力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往前推進。惟與上述對中唐文學集團的研究作品，最大的不同點，在於不以政治關係爲集團構成的最大要素，而著重其文學角色與社會關係之脈絡^①。

另外要說明的是：元和文人的文學團體性可能還不夠嚴密。但日人花房英樹在《白居易

研究《一書中，以文學集團之名稱代中唐的文學團體，後繼者也多所延用；在無法有一個更周延的稱代來代替之前，本文乃延用「集團」(group)一詞，而不以同義的「團體」，或其他稱謂指代了。